

/ 夕花朝拾 /

# 逛年集

□米丽宏

老家在太行山脚下,算得上县城以西最大的村镇。逢农历四或九为集日。集日那天,四里八乡、百十里外的人都会云集而来:做买卖,打把式卖艺,耍杂技唱戏。

日上三竿,村街上,已黑压压一片水泄不通。

第一次在山里过年的上海媳妇很惊奇:“阿拉不清楚,这么多人是从哪儿变出来的?”

有人神秘兮兮道:“大石底下,石头缝儿里,云彩边儿上,一过集,就全出来了!”

她知是调侃,一笑而过。

入腊月,打工上学的回了乡,家里地里活计闲下来。最重要的是,新年大节就要到了。俗话说,小妮要花,小子要炮;老太太要裹脚,老头要毡帽。谁不置办点儿年货呢?

年集就更热闹了。

大早起,售卖者就摆好了摊儿,有支棚搭板的,有就地铺开的,还有把车挡板一放,交通工具兼职做了卖货柜台的。这边,肉鱼禽蛋水果花,衣帽鞋袜诸零杂;那边,胭脂水粉搽脸油,刷子笤帚清洁球;紧挨着又是,对联灯笼和年画,西红柿青芹和黄瓜……

不多会儿,采买年货的人们,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。

然而,人群里没有我爹娘的身影。这天,家里要待客,我娘在厨房里又是切白菜、蒸馍,又是切肉、剁葱,叮叮当当,忙个不休。

不到中午,一大锅海量的熬菜,已冒着香气在等客上门了。吃完午饭,打发客人上路,娘才匆匆上街,买回几尺花布,几副对联。

腊月大集,我爹同样也无心办年货。他们在打麦场四围用绳子一拦,辟一方场地,存车。不论什么车,一辆车收一毛钱。

天黑下来时,我爹才匆匆上街,拎回一捆儿大葱,几挂鞭炮。

我家的年货,都是这样从“集尾巴”上揪来的。

我呢,在集上钻来钻去,看这也眼馋,看那也眼馋,就是没钱。

我最喜欢流连的是杂志摊儿,从这边转到那边,又从那边转回来,摸摸,看看,不忍离开。

快板似的吆喝声,把我吸引去了。这边说:南来的,北往的,这电子表是产自香港的;那边说:东走的,西行的,这风雪衣是来自北平的……

我近前瞅瞅表盘上一闪一闪的黑色数字,觉得有点儿意思;再仰头看看车栏上挂着的大袄,灰突突没啥好看的,还故弄玄虚,说是什么北平的!

旁边玩魔术的,在脚边伸了块儿白布,布上倒扣俩碗儿。三个玻璃球,被他夹来夹去,一会儿就去向不见了。

还有耍嘴皮子的,把一个盒子一敲,一边喊:“俺这是万宝箱,西洋镜!里面有哭的有笑的,有骑马的有坐轿的,有寻死的上吊的,有戴花的放炮的,有敲锣的吹号的;有娶媳妇的,有戴孝的,有打情的骂俏的,有卖菜的卖药的,有卖花椒的卖大料的;有卖姜的卖蒜的,有推车的挑担的;有下馆子的,有要饭的。小牛子,小羊子,白蜡杆子枪头子,俺这里面要什么有什么。”他一口气说完,让人们轮番去看,看一下两毛钱。

我继续在集市上逛。

记忆里,总缺少购物的欢乐。唯有一次,手里攥着姑姑给的五毛钱,攥出了汗:给弟弟买了个塑料陀螺,给妹妹和自己买了一络儿红绸头绳儿,给娘买了两只黑棍儿发卡……

如今,我依然爱逛年集。手里有钱了,但不为买什么。那拉不完卖不光的货,那汹涌的声浪,那缤纷的色彩;那卖者手里攥的一摞票子;那买者,价也不问秤也不看,不停地指着,这个那个……都让我兴奋。或许,我痴迷的就是那热气腾腾的烟火气,给寡淡的生命底色,添了一抹豪情。

/ 洛城笔记 /

# 嵩湖

□畅冰冰

冬日上午,雪后初霁,我跟同事说,阳光这么好,走,出去转转。

开车沿王城大道向南,越过山丘,穿过大桥,三十分钟后进入嵩县,视野顿时开阔,快速路上雪还未化尽,路旁是千亩良田,麦苗与树木交错丛生,远处山峦皆白头。

在城里待久了,看到这般景象,冰冷新鲜,打开天窗,灌点儿雪后的清新;眺望远方,不由叹道:这才是寂静寥廓、肃穆浑厚的北方冬天。

平时在家、办公室或车里,取暖设施无处不在,冬天也不必穿得很厚。上个星期天,我念着好久没去吃的烤串,十年前去时,那个店里没有空调和暖气,只生个蜂窝煤火,屋里挂着一盏10瓦小灯泡,我接过老板送来的一把冒着热气、飘着香味的小肉串,就着两瓶冰啤酒,坐在小马扎上,被辣得浑身出汗,大呼过瘾。

寒冷的冬夜,蜂窝煤火越烤越热,啤酒越喝越多,桌子上的签子,早已扔了三四把出去……

这次再去,小店人声鼎沸,没有从前那样的安静,蜂窝煤火早已不见,一个两米高的燃气煤炉立在那儿,座底塞了一个汽罐,放在店中央,周边五六张桌子,食客们依然吃得酣畅淋漓,室内温暖,早已今非昔比。

可是,那幅温暖的画卷已不见踪迹,身边人聊的都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,而那时,我们聊的是理想。

思绪被眼前的大湖拉回现实。这是陆浑水库,因为它的存在,当地乡镇被命名为“库区乡”。看到它,就是看到洛阳人民的“大水缸”。

我看过最多的,是夏天的陆浑水库,湖风阵阵,清凉无边,从周边拥来的人们,凡经过此处,大都要下来兜兜风,更有不怕水者,骑上摩托艇,将油门拧到底,来一个乘风破浪。我也看过秋日的陆浑水库,庄严寂静,夜里星辰点点,星光落在水面上,我坐在渔船上,水面一漾一漾,星光一闪一闪,我看花了眼,看到很晚很晚。

今天,在深冬的一个午后,陆浑水库被积雪包围,远处的山峦上白雪连绵,正午的阳光直愣愣地投在湖面上,那晶莹的光又被反射到风中的小浪花上,反射到周边的白雪上,我忽然想问,这儿为什么要叫陆浑水库?要我取名的话,我更愿意叫它嵩湖!

如果用武侠来比喻,我觉得洛河是南慕容、伊河是段誉、万山湖是扫地神僧、陆浑水库则是北乔峰。因为从诞生那天起,陆浑水库就被赋予了济世安民的重任,它并不是被明码标价的观光区,只因浩荡而被媒体关注,因渔业而被食客流连,因地缘关系而被途经此地的游客消遣,多少人以它为生,从农民变成渔民,从渔民变成生意人……

从开始动工到现在,陆浑水库已经存在了近60年,已是“湖”到中年。中年的陆浑水库,在这个雪后的冬日,安静得像得道的高人,一语不发,却令人思绪万千。

/ 生活手记 /

# 冰花菠菜

□徐斌

菠菜是可以过冬的蔬菜,像一条船,穿过凛冽的风雪,抵达彼岸的春天。

我小时候爱吃菠菜,现在已到知天命之年,还是爱吃菠菜。菠菜的叶面油绿亮滑,叶缘完整流畅,茎如青绿而细的吸管,根浅红色,如鸡雏的小嘴——我有时能听到它叽叽的叫声;又有微微的甜味,越到冬天越甜,越冷越甜。

种菜以后,我才知道,很多蔬菜到冬天时,都会自增糖分,以抵御寒冷,以免被冻坏。

菠菜像人,喜爱春秋时节和煦的风和阳光,但它也不畏惧寒冷,即使风霜降临,种子照样萌发,只要屋檐不挂冰锥,茎叶照样生长,它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。它还注重形象,追求完美,即便遭受寒冷的打击,叶缘也如流线,不缺牙断齿。

现在,我的园子里,半畦菠菜绿着,是去年秋末种的。初冬的早晨,叶面染霜,像搽了白粉;霜化以后,阳光之下,如祖母绿,厚重沉稳。

今年1月初,大雪过后,叶子冻得梆硬,像翘起的猫耳朵,摸起来如铁似冰;冰化以后,柔若无骨,迎风招展,像我家美丽的小周周,那个可爱的新生儿。

古书记载,菠菜源于波斯,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史,又名波斯菜。唐贞观年间,尼泊尔国王那拉提波把菠菜从波斯拿来,作为礼物,派使臣送到长安,献给唐朝皇帝,从此它便在中国落户。

如今,菠菜在我国普遍种植,就像外村的女子,嫁进某个村庄,时间久了,比本村的女子更像土著。

菠菜,还叫赤根菜、鸚鵡菜。这两个别名,时常把我带回快乐的少年时光。

它有“营养模范生”之称,富含多种营养元素。种类也多,以种子形态划分,就有有刺种与无刺种两个变种。我自己收的种子是有刺种。经受过严寒的磨炼,经历过春风与夏雨的洗礼,凝结成籽,泽被后世。

从感觉上来说,菠菜是柔弱的,充满柔情。这与成语“暗送秋波”的暗示有关。

秋波,是指秋天的水波,用以比喻美女明净的眼睛,如苏轼在《百步洪》中所写的“佳人未肯回秋波”。这原与菠菜没什么关系,但我看了宋丹丹演的小品,听她把秋波曲解为“秋天的菠菜”后,恍惚中,菠菜变身为美女,犹如绛珠仙草化为黛玉。

还是在今年1月初,“冰花男孩”王福满头顶冰霜上学的照片在网上走红。照片中的他站在教室里,头发和眉毛已经被冰霜粘成雪白,脸蛋通红,身后的同学看着他的“冰花”造型大笑,但他自己表情自然,让人想起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
他才8岁,读三年级。我相信这个不怕吃苦的男孩,定会有美好的未来。我因此想到四九之时的菠菜,菠菜也是坚强的男孩。

